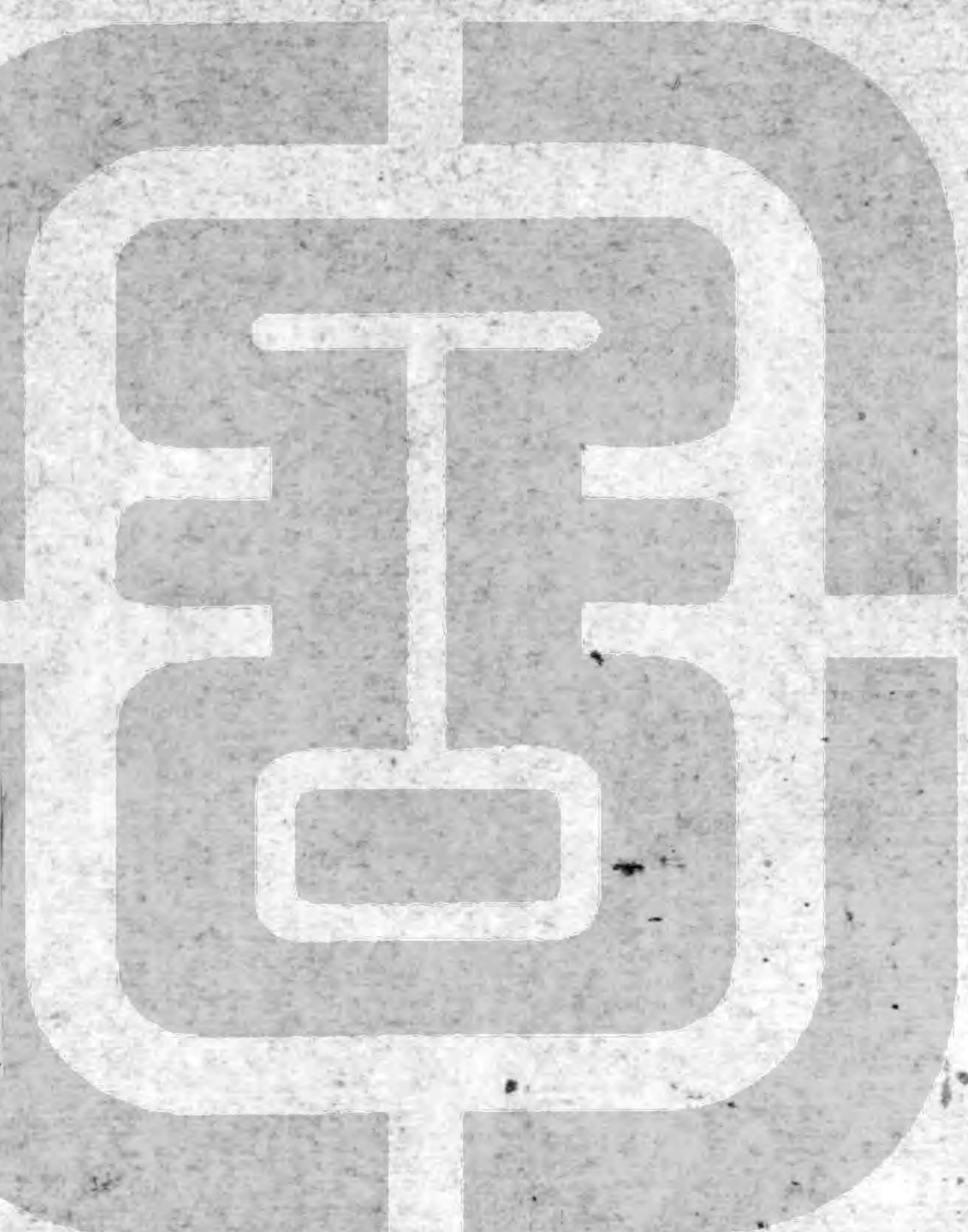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八



經部二十八

春秋類三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

內府藏本

元俞臯撰臯字心遠新安人初其鄉人趙良鈞宋末進士及第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鄉里臯從良鈞受學因以所傳著是書經文之下備列三傳其胡安國傳亦與同列吳澄序謂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傳之名亦權輿於

澄序中胡傳曰尊此其漸也然臯雖以四傳並列而於胡傳之過偏過激者實多所匡正澄序所謂玩經下之釋則四傳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可謂專門而通者固亦持平之論矣觀臯自序稱所定十六例悉以程子傳為宗又引程子所謂微詞隱義時措時宜於義不同而詞同事同而詞不同者反覆申明不可例拘之意又稱學者宜熟玩程傳均無一字及安國蓋其師之學本出於程子特以程傳未有成書而胡傳方為當代所傳習故取與

三傳並論之統核全書其大旨可以概見固未嘗如明代諸人竟尊胡傳為經也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七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書采摭諸家傳注而間以己意論斷之首為總例凡分七綱八十一目其天道人紀二例澄所創作餘吉凶軍賓嘉五例則與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互相出入似乎蹈襲然澄非蹈襲人書者蓋澄之學派兼出於金谿新安之間而大亨之學派則出於蘇氏澄殆

以門戶不同未觀其書故與之閤合而不知也然其縷析條分則較大亨爲密矣至於經文行款多所割裂而經之闕文亦皆補以方空於體例殊爲未協蓋澄於諸經率皆有所點竄不獨春秋爲然讀是書者取其長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嘉興府知府蔣若愚嘗爲鋟木湛若水序之歲久散佚世罕傳本王士禎居易錄自云未見其書又云朱檢討曾見之吳郡陸醫其清家是朱彝尊經義考之注存亦僅一睹此本爲兩淮所採進殆卽傳

寫陸氏本歟久微而著固亦可寶之笈矣

春秋提綱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鐵山先生陳則通撰不著爵里亦不著時代其始末未詳朱彝尊經義考列之劉莊孫後王申子前然則元人也是書綜論春秋大旨分門凡四曰征伐曰朝聘曰盟會曰雜例每門中又區分其事以類相從題之曰例然大抵參校其事之始終而考究其成敗得失之由雖名曰例實非如他家之說春秋以書法爲例者故其言闕肆縱橫純

為史論之體蓋說經家之別成一格者也其雜例
門中論春秋為用夏正猶堅守胡安國之說然安
國解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昭公十七年
有星孛于大辰全襲董仲舒劉向之義則通災異
例中獨深排漢儒事應之謬則所見固勝於安國
矣

春秋諸國統紀一卷目錄一卷

浙江吳玉
壚家藏本

元齊履謙撰履謙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
事迹具元史本傳此書乃其延祐丁巳為國子司

業時所作前有自序謂今之春秋蓋聖人合二十
國史記為之自三傳專言褒貶於諸國分合與春
秋所以為春秋槩未之及故敘類此書以備諸家
之闕凡二十有二篇首魯次周次宋次齊次晉次
衛次蔡次陳次鄭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
次邾次許次宿次楚次吳自內魯尊周外各以五
等之爵為次其入春秋後降爵者則隨所降之爵
列之而楚吳以僭王殿焉目錄謂此皆國史具在
聖人據以作春秋者又以諸小國諸亡國釐為二

篇附錄於末目錄謂此無國史因二十國事所及而載者皆先於各國下列敘大勢與其排比之意題曰某國春秋統紀蓋據墨子有百國春秋徐彥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之文故不主因魯史從赴告之義也案春秋如不據魯史不應以十二公紀年如不從赴告不應僖公以後晉事最詳僖公以前晉乃不載一事此蓋掇拾雜說不考正經且魯史不紀周年內魯可也履謙分國編次而魯第一周第二不曰王人雖微加於

諸侯之上乎况天王也至於隱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並經有明文履謙漏此二條乃於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謂諸國皆僭稱公惟蔡仍舊章反引左傳爲證殊爲踈舛又經書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事更無疑義穀梁傳疑故明之之說已爲不核事實履謙乃竟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尤爲乖謬以其排比經文頗易尋覽所論亦時有可采故錄存之吳澄序稱其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間或求之太

過要之不苟爲言蓋瑕瑜不掩澄已有微詞矣

春秋本義三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程端學撰端學字時叔號積齋慶元人至治元年舉進士第二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韓性傳中是書乃其在國學時所作所採自三傳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寧波府志及千頃堂書目均稱所採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爲通論一篇問答一篇綱領一篇其下依經附說類次羣言間亦綴

以案語左傳事迹卽參錯於衆說之中體例頗爲糅雜其大旨仍主常事不書有貶無褒之義故所徵引大抵孫復以後之說往往繳繞支離橫加推衍事事求其所以貶如經書紀履綸來逆女伯姬歸于紀此白直書其事舊無褒貶端學必謂履綸非命卿紀不當使來迎魯亦不當聽其迎夫履綸爲命卿固無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據乎紀叔姬之歸鄫舊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歸於夫族端學必以爲當歸魯而不當歸鄫斯已刻矣乃復誣以

失節於紀季此又何所據乎至於宋儒之駁左傳不過摘其與經相戾如經曰楚子麇卒而傳曰遇弑之類耳端學乃事事皆云未知信否則天下無可據之古書矣以其尚頗能糾正胡傳又所採一百七十六家其書佚者十之九此書猶畧見其梗槩姑錄之以備參考焉

春秋或問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程端學撰端學既輯春秋本義復歷舉諸說得失以明去取之意因成此書蓋與本義相輔而行

者也其中最紕繆者莫過於堅執周用夏正一條反覆引譬至於一萬餘言無一不郢書燕說甚至於隱公元年不書卽位亦謂卽位當在前年十一月故正月不書以爲改正不改月之証其陋殆不足與辨然其他論說乃轉勝所作之本義蓋本義由誤從孫復之說根柢先乖故每事必穿鑿其文務求聖人所以貶卽本條無可譏彈亦必旁引一事或旁引一人以當其罪遂至於支離膠轕多與經義相違此書則歷舉諸家各加抨擊雖過疑三

傳未免乖方至於宋代諸儒一切深刻瑣碎之談附會牽合之論轉能一舉而摧陷之然則本義之失失於芟除糾結之後又自生糾結耳若此書所辨訂則未嘗盡不中理也棄短取長固亦未可竟廢焉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元程端學撰是書以攻駁三傳為主凡端學以為可疑者皆摘錄經文傳文而疏辨於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廢傳之心而百計以求其瑕類求之不得

則以不可信一語槩之蓋不信三傳之說創於啖

助趙匡 按韓愈贈盧仝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之句仝與啖趙同時蓋亦

宗二家之說者以所作春秋摘微已佚故今據現存之書惟稱啖趙其後析為三派

孫復尊王發微以下棄傳而不駁傳者也劉敞春

秋權衡以下駁三傳之義例者也葉夢得春秋讞

以下駁三傳之典故者也至於端學乃兼三派而

用之且併以左傳為偽撰變本加厲罔顧其安至

是而橫流極矣平心而論左氏身為國史記錄最

真公羊穀梁去聖人未遠見聞較近必斥其一無

可信世寧復有可信之書此真妄構虛詞深誣先哲至於褒貶之義例則左氏所見原疎公穀兩家書由口授經師附益不免私增誠不及後來之精密端學此書於研求書法糾正是非亦千慮不無一得固未可惡其剛愎遂槩屏其說也通志堂經解所刊有本義有或問而不及此書據納喇性德之序蓋以殘缺而置之此本爲浙江吳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蠹蝕最甚有每行惟存數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則尚皆完整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補其

文遂復爲全帙吳本於左氏所載諸軼事每條之下俱註非本義不錄字疑爲端學定藁之時加以簽題俾從刪削而繕寫者仍誤存之也以原本如是今亦姑仍其舊焉

春秋讞義九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間領鄉薦以兵興不仕教授鄉里以終昔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之論春秋亦無專書元杰乃輯其緒言分綴經文之下復刪掇胡安國傳以盡其意安國之

書在朱子前而其說皆列朱子後欲別所尊故不以時代拘也其間如隱公四年州吁條下備錄朱子邶風擊鼓篇傳於春秋書法無關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已意推闡別標曰讞如桓公四年紀侯大去條下程子以大為紀侯之名意主責紀不責齊元杰之讞則委曲恕紀不從程子之說而全書之內於朱子無一異詞其宗旨槩可見矣恭讀

御題詩註以程朱之重儷目之允足破鄉曲豎儒守一

先生之錮見又其書襲葉夢得之謬以讞為名亦經

御題嚴闢尤足以戒刻深鍛鍊以法家說春秋者以其謹守舊文尚差勝無師瞽說故仍錄存之而敬述聖訓明正其失如右原書十二卷久無刊本今諸家所藏皆佚脫其後三卷無從校補亦姑仍之焉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李廉撰廉字行簡廬陵人明楊士奇東里集云廉於至正壬午以春秋舉於鄉擢陳祖仁榜進士

官至信豐令遇寇亂守節死時南北道梗未及旌
褒明初修元史時故交無在當路者有司又不知
採錄以聞故史竟遺之則廉實忠義之士非以空
言說經者矣此書以諸家之說薈萃成編自序謂
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三傳注
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
陳張並列擇其長也又備采諸儒成說及他傳記
畧加疏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然是
編雖以胡氏爲主而駁正殊多又參考諸家並能

掇其長義一事之疑一辭之異皆貫串全經以折
衷之如謂仲子非嫡隱公不得謂之攝齊桓之霸
基於僖襄三桓之盛兆於魯僖不書吳敗越夫椒
責其不能復讎書葬昭公罪魯不以季氏爲逆書
葬劉文公罪畿內諸侯之僭書築蛇淵囿責定公
受女樂而荒持論俱明白正大總論百餘條權衡
事理尤得此事屬辭之旨故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多採錄焉廉自序題至正九年己丑
又稱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乃成是書

考元史陳祖仁榜在順帝至正二年蓋廉於鄉舉之歲即登進士第而通籍頗晚閉戶著書故得潛心古義不同於科舉之學也

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鄭玉撰玉事蹟詳元史忠義傳其體例以經為綱以傳為目敘事則專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論則先以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經有殘缺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誤則稽於經以證其謬大抵平心靜氣得聖人之意者為多所著師山集

中有屬王季溫刊春秋闕疑書至被執就死之時惟惓惓以此書為念蓋其平生精力所注也其序謂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又曰聖人之經詞簡義奧固非淺見臆說所能窺測所以歲月既久殘缺滋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其論皆洞達光明

深得解經之要故開卷周正夏正一事雖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闕而不講慎之至也昔程端學作春秋本義等三書至正中官為刊行而日久論定人終重玉此書豈非以玉之著書主於明經以立教端學之著書主於詆傳以邀名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玉字子美歙縣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辭明兵入徽州守將迫之降玉不屈死與宋呂大圭及同時李廉均可謂能明大義不愧於治春秋矣明郎瑛七修類稿乃謂玉既不受元爵自當

仕明謂之當生而不生其說殊謬伯夷叔齊豈嘗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謂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

春秋集傳十五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元趙汭撰汭有周易文詮已著錄是書有汭自序及其門人倪尚誼後序尚誼稱是書初藁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刪削迄丁酉成編既而復著屬詞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藁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歲在戊寅重著是傳草創至

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疢難厄閣筆未續至洪武己酉遂卒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尚誼據屬詞義例續之序中所謂策書之例十有五筆削之義八者亦尚誼更定而原本有訛誤疎遺者咸補正焉則此書實成於尚誼之手然義例一本於汧猶汧書也汧自序曰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詞說經者皆不攻而自破可謂得說經之要領矣

春秋師說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汧撰汧常師九江黃澤其初一再登門得六經疑義十餘條以歸已復往留二載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故題曰師說明不忘所自也汧作左傳補注序曰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丘明杜元凱爲主又作澤行狀述澤之言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又稱嘗考古今禮俗之不同爲文十餘通以見虛詞說經之無益蓋其學有原本而其論則持以和平多深得聖人之旨汧本其意類爲十一篇

其門人金居敬又集澤思古十吟與吳澂二序及
行狀附錄於後行狀載澤說春秋之書有元年春
王正月辨筆削本旨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不
書卽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
說作丘甲辨春秋指要蓋卽所謂爲文十餘通者
朱彛尊經義考又載有三傳義例考今皆不傳惟
賴泂此書尚可識黃氏之宗旨是亦讀孫覺之書
得見胡瑗之義者矣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趙汭撰汭尊黃澤之說春秋以左氏傳爲主注
則宗杜預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傳通之
杜所不及者以陳傅良左傳章指通之是書卽采
傅良之說以補左傳集解所未及其大旨謂杜偏
於左傅良偏於穀梁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
公穀之是以救左傳之非則兩者兼得筆削義例
觸類貫通傳注得失辨釋悉當不獨有補於杜解
爲功於左傳卽聖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見蓋亦
春秋家持平之論也至杜預釋例自孔穎達散入

疏文久無單行之本永樂大典所採錄得見者亦
稀陳傅良之章指世尤罕趙汭所採錄畧存梗槩
是固考古者所亟取矣

春秋金鎖匙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汭撰其書撮舉聖人之特筆與春秋之大例
以事之相類者互相推勘考究其異同而申明其
正變蓋合比事屬詞而一之大旨以春秋之初主
於抑諸侯春秋之末主於抑大夫中間齊晉主盟
則視其尊王與否而進退之其中如謂聖人貶杞

之爵降侯為子與毛伯錫命稱天王稱錫為以君
與臣之詞召伯賜命稱天子稱賜為彼此相與之
詞雖尚沿舊說之陋而發揮書法條理秩然程子
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亦庶幾近之矣考宋
沈棐嘗有春秋比事一書與此書大旨相近疑汭
未見其本故有此作然二書體例各殊沈詳而盡
趙簡而明固不妨於並行也

春秋屬辭十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汭撰汭於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既定集

傳初稿又因禮記經解之語悟春秋之義在於此事屬詞因復推筆削之旨定著此書其爲例凡八
一曰存策書之大體二曰假筆削以行權三曰變文以示義四曰辨名實之際五曰謹內外之辨六曰特筆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類八曰辭從主人其說以杜預釋例陳傅良後傳爲本而亦多所補正泐東山集有與朱楓林書曰謂春秋隨事筆削決無凡例前輩言此亦多至丹陽洪氏之說出則此段公案不容再舉矣其言曰春秋本無例學

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家卽周天之數以爲度此論甚當至黃先生則謂魯史有例聖經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則又精矣今泐所纂述却是此事屬詞法其間異同詳畧觸事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所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爲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詞名書又有與趙伯友書曰承筆削行狀作黃先生傳特奉納師說一部屬詞一部尊兄旣

熟行狀又觀師說則於六經復古之學艱苦之由
已得大槩然後細看屬詞一過乃知區區抱此二
十餘年非得已不已強自附於傳註家以徼名當
世之謂也其書參互錯綜若未易觀然其入處祇
是屬詞比事法無一義出於杜撰云云其論義例
頗確其自命亦甚高今觀其書刪除繁瑣區以八
門較諸家為有緒而日多者失之糾紛日少者失
之強配其病亦畧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
窠臼尤嫌繳繞故仍為卓爾康所譏

語見爾康
春秋辨義
蓋

言之易而為之難也顧其書淹通貫串據傳求經
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
雖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為多前有宋
濂序所論春秋五變均切中枵腹游談之病今併
錄之俾憑臆說經者知情狀不可揜焉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元汪克寬撰克寬有經禮補逸已著錄是書前有
克寬自序稱詳註諸國紀年諡號可究事實之悉
備列經文同異可求聖筆之真益以諸家之說而

禘胡氏之闕疑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
然其大旨終以胡傳為宗考元史選舉志延祐二
年定經義經疑取士條格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
傳虞集序中亦及其事蓋兼為科舉而設吳澄序
俞臯春秋釋義所謂以胡傳從時尚者也陳霆兩
山墨談譏其以魯之郊祀為夏正復以魯之烝嘗
為周正是亦遷就胡傳不免騎墻之一証然能於
胡傳之說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於一
家之學亦可云詳盡矣明永樂中胡廣等修春秋

大全其凡例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
通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其實乃全勦克寬
此書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

春王正月考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張以寧撰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元泰定丁卯進
士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
使册封安南王還卒於道事迹具明史文苑傳史
稱以寧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多所自
得撰胡傳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

南踰半歲始卒業今胡傳辨疑已佚惟此書存考
三正疊更時月並改經書正月繫之於王則爲周
正不待辨正月正歲二名載於周禮兩正並用皆
王制也左氏發傳特曰王周正月則正月建子亦
無疑自漢以來亦無異議至唐劉知幾史通始以
春秋爲夏正世無信其說者自程子泥於行夏之
時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衆胡安國遂實以夏時
冠周月之說程端學作春秋或問更堅持門戶以
梅賾僞書爲據而支離蔓引以證之愈辨而愈滋

顛倒夫左氏失之誣其間偶爾失真或亦間有至
於本朝正朔則婦人孺子皆知之不應左氏誤記
卽如程子之說以左氏爲秦人亦不應距周末僅
數十年卽不知前代正朔也異說紛紛殆不可解
以寧獨徵引五經參以史漢著爲一書決數百載
之疑案可謂卓識至於當時帝王之後許用先代
正朔故宋用商正見於長葛之傳諸侯之國亦或
用夏正故傳載晉事與經皆有兩月之差古書所
記時有參互後儒執爲論端者蓋由於此以寧尚

未及挾其本原又伊訓泰誓諸篇皆出古文本不足據以寧尚未及明其僞托而周禮正歲正月之兼用僅載鄭註數語亦未分析暢言之以祛疑似於辨証尚爲未密然大綱旣得則細目之少踈亦不足以病矣

春秋鉤元四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明石光霽撰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張以寧之弟子也洪武十三年以薦爲國子監學正擢春秋博士明史文苑傳附載張以寧傳中史稱元故官來京

者危素及以寧名尤重素長於史以寧長於經素宋元史稿俱失傳而以寧春秋學遂行門人石光霽作春秋鉤元云云則此書猶以寧之傳也大旨本張大亨吳澄之意以春秋書法分屬五禮凡失禮者則書之以示褒貶因考周禮經注詳錄吉凶軍賓嘉五禮條目其有五禮不能盡括者如年月日時名稱爵號之類則別爲雜書法以冠於首每條書法之下採集諸傳之詞以切要者爲綱發揮其義者爲目大槩以左傳公穀胡氏張氏爲主義

有未備者亦間採啖趙諸儒之說而總以己意折衷之其所稱張氏者卽以寧也以寧春秋胡傳辨疑今已散佚賴光霽能傳其說是編所引以寧之言爲最多尚可見其梗概前有序文一篇無撰人名氏言啖趙之纂例詳於經而畧於傳纂疏會通之書備於傳而畧於經茲能損益其所未備其稱許頗當朱彛尊經義考作四卷此本不分卷數疑傳寫者所合併今從彛尊之說仍析爲四卷著錄焉

春秋大全七十卷

內府藏本

明永樂中胡廣等奉勅撰考宋胡安國春秋傳高宗時雖經奏進而當時命題取士實惟用三傳禮部韻畧之後所附條例可考也元史選舉志載延祐科舉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國傳定爲功令汪克寬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國爲主蓋尊當代之法耳廣等之作是編卽因克寬之書稍爲點竄朱彛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永樂中勅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

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爲據例依林氏實則全襲纂疏成書雖奉勅纂修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邀天下後世詎可欺乎云云於廣等之敗闕可謂發其覆矣其書所採諸說惟憑胡氏定去取而不復考論是非有明二百餘年雖以經文命題實以傳文立義至於元代合題之制尚考經文之異同明代則割傳中一字一句牽連比附亦謂之合題使春秋大義日就榛蕪皆廣等導其波也迨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胡傳谿刻不情迂濶鮮當之論始一一駁正頒布學宮我

皇上又刊除場屋合題之例以杜穿鑿筆削微旨乃灼然復著於天下廣等舊本原可覆瓿置之然一朝取士之制旣不可不存以備考且必睹荒途之蒙翳而後見芟蕪除穢之功必經歧徑之迷惑而後知置郵樹表之力存此一編俾學者互相參証益以見前代學術之陋而

聖朝經訓之明也

春秋經傳辨疑一卷

內府藏本

明童品撰品字廷式號慎齋蘭溪人宏治丙辰進士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官至兵部員外郎朱國楨湧幢小品則稱其登第後爲兵部主事僅兩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喪明而卒其學問行誼不後於章懋而以有傳有不傳爲惜所述本末甚詳知經義考以傳聞誤也是書前有自序題成化戊戌冬十一月末又有宏治壬戌二月跋云是歲品以儒學生教授於陸生震汝亨之家成此一

帙距今二十五年云云考國楨所紀品以成化丙午始舉於鄉是書之成在前八年故自稱曰儒學生其登第在宏治丙辰下距壬戌七年正僅滿兩考之歲蓋序作於未第時跋作於致仕後也春秋三傳左氏採諸國史公穀授自經師草野傳聞自不及簡策之記載其義易明是編論左氏所載事迹凡九十三條於三傳異同者大抵多主左氏而駁公穀蓋由於此然於宋師圍曹則疑左氏所載不甚明曉於華元出奔晉一條亦有疑於左氏則

亦非堅持門戶偏黨一家者也刻本久佚故朱彝
尊經義考註云未見此蓋傳鈔舊本幸未佚亡者
固宜亟錄而存之矣

春秋正傳三十七卷

禮部尚書曹
秀先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此書大
旨以春秋本魯史之文不可強立義例以臆說汨
之惟當考之於事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
春秋之義皆可得因取諸家之說釐正之其曰正
傳者謂正諸傳之謬也其體例先引三傳次列諸

儒之言而以己意爲之折衷頗與劉敞權衡相近
中間如論隱公不書卽位則謂以不報故不書乃
史之文非夫子之所削論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
鄭則謂若以稱爵稱人有褒貶則人衛可矣人蔡
何爲其不人宋又何爲決非聖人之義其論衛人
立晉則謂衛人者他國稱之之詞諸說皆不足泥
其論滕侯卒則謂諸侯宜薨而書卒或葬或不葬
皆魯史之舊聖人無所加損論宋公衛侯遇于垂
則謂史因報而書之聖人因史而存之前後議論

率本此意春秋治亂世之書謂聖人必無特筆於其間亦不免矯枉過正然此事屬辭春秋之教若水能舉向來穿鑿破碎之例一掃空之而核諸實事以求其旨猶說經家之謹嚴不支者矣

左傳附註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粲撰粲字子餘長洲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工科給事中以劾張璁桂萼謫都鎮驛驛丞終於永新縣知縣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前三卷駁正杜預之注義第二卷駁正孔穎達之疏文第五卷

駁正陸德明左傳釋文之音義多旁採諸家之論亦閒斷以己意於訓詁家頗為有裨顧炎武曰知錄於駁正左傳注後附書曰凡邵陸傅三先生所已辨者不錄邵者邵寶左傳觴傳者傅遜左傳屬事陸卽粲也蓋炎武亦甚重此書矣粲又有春秋左傳鐫二卷大意以左傳為戰國人作而劉歆又以意附益故往往卑淺不中道或為奇言怪說驚於末流考粲以左傳為出戰國蓋因程子謂臘為秦禮庶長為秦官已為膠固其以竄亂歸之劉歆

蓋因林栗謂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詞尤無
佐證未免務爲高論仍蹈明人臆揣之習所謂畫
蛇添足者也故惟錄此編而左傳鑄則別存其目
焉

春秋胡氏傳辨疑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陸粲撰前有自序謂胡氏說經或失於過求詞
不厭煩而聖人之意愈晦故著此以辨論之大旨
主於信經而不信例其言曰不以正大之情觀春
秋而曲生意義將焉所不至矣又曰昔之君子有

言春秋無達例如以例言則有時而窮惟其有時
而窮故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又曰春秋褒
善貶惡不易之法今用此法以誅人又忽用此說
以賞人使後世求之而莫識其意是直舞文吏所
爲而謂聖人爲之乎其挾摘說經之弊皆洞中癥
結其例皆先列胡傳於前而以己說糾正於後如
以春秋始於隱公獨取歐陽氏之說以爲遠而難
明者不修而不取胡氏罪平王之說於紀履緌來
逆女以爲爲齊侯滅紀葬伯姬書而不取胡氏逆

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之說於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以爲聲姜敬嬴穆姜皆稱婦以文宣成皆有母稱婦以別於君母而不取胡氏貶稱婦以見惡之說於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以爲魯及齊平而歸田不必以夾谷之會悉歸功於孔子三傳家語及史說皆未足據而不取胡氏所稱攝相卻齊兵之說如此者凡六十餘條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破繁文曲說之弊自元延祐二年立胡傳於學宮明永樂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異

同惟粲及袁仁始顯攻其失其後若俞汝言焦袁熹張自超等踵加論辨乃推闡無餘雖卷帙不多其有功于春秋固不尠也朱彝尊經義考作四卷注云未見此本祇上下二卷實無所闕佚殆彝尊考之未審歟

春秋明志錄十二卷

浙江吳玉焯家藏本

明熊過撰過有周易象指決錄已著錄其注周易頗不主先儒舊說此書亦多自出新意辨駁前人於公羊穀梁及胡安國傳俱有所糾正而攻左傳

者尤甚如以邢遷于夷儀爲邢自遷非桓公遷之
以城楚丘爲魯備戎而城非桓公城以封衛以晉
人執虞公爲存於其國制之使不得他去而非執
以歸以甯母之會辭子華爲不實以洮盟謀王室
爲誣說以用鄆子爲出自邾人非宋公之命以晉
懷公爲卓子之謚文公未嘗殺子圉以趙盾並未
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以衛石惡爲孫氏黨非甯
氏黨以楚殺慶封非以罪討無負斧鉞徇軍事俱
不免鑿空立說又如以郭公爲鳥名謂如螟蟻之

類書以紀異以梁亡爲魯大夫會盟所聞歸而言
之不由赴告故不著其亡之由亦多出於臆斷大
抵務黜三傳如程端學端學不過疑傳過乃至意
造事迹其弊更甚於端學然端學多繳繞拘牽格
格然不能自達過則斷制分明紕繆者極其紕繆
平允者亦極其平允卓爾康春秋辨義謂其頗出
新裁時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語固不誣故今
糾其廢傳之失以彰炯戒而仍不沒其所長焉

春秋正旨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高拱撰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諡文襄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之作蓋以宋以來說春秋者穿鑿附會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書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經意以訂其謬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尚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滕侯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斷無貶削天子

降封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鄆謹龜陰田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胡傳以天自處之非次論春秋作於哀公十四年乃孔子卒之前一歲適遇獲麟因而書之經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次論說經以左氏爲長胡氏爲有激而作餘諸家之紛紛皆由誤解天子之事一語其言皆明白正大足破說春秋者之痼疾卷帙雖少要其大義凜然多得經意固迴出諸儒之上矣

春秋輯傳十三卷春秋凡例二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錄已著錄是編朱彞尊經義考作十五卷又別出凡例二卷註曰未見此本凡輯傳十三卷前有宗旨三篇附論一篇共爲一卷與十五卷之數不符蓋彞尊偶誤又凡例二卷今實附刻書中彞尊亦偶未檢也其輯傳以朱子爲宗博采諸家附以論斷未免或失之冗然大旨猶爲醇正其凡例則比類推求不涉穿鑿較他家特爲明簡明人之說春秋大抵範圍於胡傳其爲科舉之計者固不足言其好持議論者又因仍苛

說彌用推求巧詆深文爭爲刻酷尤失筆削之微旨樵作此書差爲篤實其在當日亦可云不移於俗學者矣

春秋億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學謨撰學謨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禮部尙書是編序題春秋億而卷首題曰徐氏海隅集目錄又題曰外編蓋其全集之一種十二公各爲一篇不載經文而一一排比年月隨經詮議蓋漢代經傳別行原不相屬似乎創例實古

法也大旨以春秋所書皆據舊史舊史所闕聖人不能增益如隱莊閔僖不書卽位桓三年以後不書王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不稱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無皆非聖人所筆削一掃公羊穀梁無字非例之說與孫復胡安國無事非譏之論夫春秋之作旣稱筆削則必非全錄舊文漫無褒貶學謨持論雖未免矯枉過直然平心靜氣不事囂爭言簡理明多得經意實勝宋元諸儒之穿鑿其駁夏時周月之說曰爲下而先倍烏在其爲春秋也可謂

要言不煩者矣

春秋事義全考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姜寶撰寶有周易傳義補疑已著錄明史藝文志朱彝尊經義考俱載是書二十卷而此少四卷然檢其篇帙未見有所缺佚疑或別有附錄而佚之歟其大旨雖以胡傳爲本而亦頗參己意襄公昭公以下胡傳多缺亦胥爲補葺中間地名以今證古雖間有考訂皆無以甚異於諸家惟向來說春秋者以筆削褒貶爲例故如王不稱天公不書

卽位之類皆爲孔子有意貶絕是褒譏之法且將
 上施於君父揆諸聖人明倫垂教之本意當必不
 然竇獨謂孔子於周王魯侯事有非者直著其非
 而已後人說經用惡字罪字譏貶字皆非聖人之
 意其言明白正大爲啖趙以來所未及可謂闡筆
 削之微意立名教之大防雖頗近科舉之學不以
 害其宏旨也

左傳屬事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傅遜撰遜字士凱太倉人嘗遊歸有光之門困

頓場屋晚乃以歲貢授建昌縣訓導是書發端於
 其友王執禮而遜續成之倣袁樞紀事本末之體
 變編年爲屬事事以題分題以國分傳文之後各
 彙括大意而論之於杜氏集解之未安者頗有更
 定而凡傳文之有乖於世教者時亦糾正焉遜嘗
 自云傳中文義頗竭思慮特於地理殊多遺憾恨
 不獲遍蒐天下郡縣志而精考之又云元凱無漢
 儒不能爲集解遜無元凱不能爲此註其用心深
 至推讓古人勝於文人相輕者多矣

春秋胡傳考誤一卷 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尚書砭蔡編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謂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承君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而於經未必盡合其說良是至謂安國之傳非全書則不盡然安國是編自紹興乙卯奉勅纂修至紹興庚申而後繕本進御豈有未完之理哉然其抉摘安國之失如周月非冠夏時盟宿非宿君與盟宰渠伯糾宰非豕宰伯非伯爵夏五非舊史闕文齊仲

孫來之非貶召陵之役齊桓不得為王德管仲不得為王佐首止序王世子於末非以示謙晉卓子立已踰年非獨里克奉之為君季姬之遇鄆子非愛女使自擇壻躄鼠食牛角非三桓之應正月書襄公在楚非以存魯君之名吳子使札非罪其讓國左傳莒展輿事以攻當為已攻齊豹非求名不得歸鄆謹龜陰非聖人自書其功獲麟而誇以簫韶河洛為傳者之陋皆深有理解他若會防一條義不係於胡傳蔡桓侯一條謂葬以侯禮亦以意

爲之別無顯証石之紛如本非大夫不應與孔父
仇牧一例見經仁一槩排之則吹求太甚矣

左氏釋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字敏卿號元成華亭人隆慶辛
未進士官至湖廣布政司叅政事迹附見明史馮
恩傳此書皆發明左傳訓詁中如解莊公二十五
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謂王者事神治民有
祠而無祈有省而無禳用鼓已未何況於攻董仲
舒杜預之說皆誤考周禮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

造三曰禴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說鄭康成注謂攻
說則以辭責之如其鳴鼓然則攻固六祈之一矣
時可所言殊爲失考至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
鼓鐵以鑄刑鼎杜註孔疏皆謂治石爲鐵用橐扇
火謂之鼓計會一鼓便足時可則引王肅家語註
云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四石爲鼓蓋用四百八
十斤鐵以鑄刑書適給於用則勝註疏說多矣蓋
雖間有臆斷而精核者多固趙汭補註之亞也此
書舊與左氏討左氏論合爲一書總標曰元敏天

池集意當時編入集內故鈔本尚襲舊題今惟錄此編而所謂討與論者則別存目故各分著其名焉

春秋質疑十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楊于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歷庚辰進士官至兵部職方司郎中此書之旨以胡安國春秋傳意主納牖褒諱抑損不無附會於春秋大義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於左氏公穀或採或駁亦不能悉當因條舉而論辨之如胡氏謂春王正月

乃以夏時冠周月于庭則引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有事於其祖證日至之為冬至即知周以子月為正月又胡氏謂經不書公即位為未請命於王子庭則引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據此則錫命皆在即位之後數年或數月可知前此之未嘗請命而皆書即位胡說未可通又胡氏以從祀先公為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于庭則

謂季氏靳昭公不得從祀其事不見於三傳至馮山始創言之胡氏不免於輕信凡此之類議論多爲精確固非妄攻先儒肆爲異說者比也

春秋孔義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高攀龍撰攀龍有周易簡錄已著錄是書斟酌於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國四家之傳無所考證亦無所穿鑿意在以經解經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傳無經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義明爲孔子之義而非諸儒之臆說雖持論稍拘較之破碎繳繞

橫生異議猶說經之謹嚴者矣朱彝尊經義考此書之外別有李攀龍春秋孔義十二卷註曰未見今案書名卷數並同李攀龍之名又相同不應如是之巧合考李攀龍惟以詩名不以經術見其墓誌本傳亦不云嘗有是書豈諸家書目或有以攀龍之名同因而誤高爲李者彝尊未及考核誤分爲二歟

春秋辨義三十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卓爾康撰爾康有易學已著錄是書大旨分爲

六義曰經義曰傳義曰書義曰不書義曰時義曰地義持論皆爲醇正其經文每條之下皆雜取舊說排比詮次而斷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國本末一篇舉繫於盛衰興亡之大者別爲類敘亦頗有體要中間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以爲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紀歲自有闕逢攝提格等歲陽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但用以紀日不以紀歲又如五石六鷁謂外災何以書爲其三恪且在中國不知晉之梁山崩

宋衛陳鄭災豈皆三恪乎又天王狩于河陽謂晉欲率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無可訾議尤爲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礙此類皆不可爲訓然如謂鄭人來渝平當依左氏訓更成其以爲墮成不果成者文義皆誤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謂一國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爲大乃不知侵伐之義強爲之辭則皆明白正大足破諸說之拘牽在明季說春秋家猶爲有所闡發焉

讀春秋畧記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畧記已著錄其學出自黃道周頗不拘墟於俗見而持論不必皆醇是書輯錄舊文補以己意所採上自啖助趙匡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自出新義不肯傍三傳以說經者朝瑛之所論斷亦皆冥搜別解不主故常如謂甫父二字古文通用爲男子之美稱孔父之字嘉猶唐杜甫之字美此與程子以大爲紀侯之名援樂大爲例者何異又力斥漢書五行志穿鑿傳會之

非而於恒星不見一條乃引何休之說以爲法度廢絕威信不行之驗與胡安國不談事應而星孛北斗大辰仍採董仲舒劉向義者亦同至於論隱公二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爲隱公之夫人而非仲子亦未嘗不考證分明大致似葉夢得之三傳讞而學不能似其博似程端學之三傳辨疑而論亦不至似其迂其於二書蓋皆伯季之間置其偏僻擇其警策要不失爲讀書者之說經也

春秋四傳質二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明王介之撰介之字石崖衡陽人是書取三傳及胡安國傳異同斷以己意其無駭卒一條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事屢變文亦屢易四傳各成其說而斷以義則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質以事則左氏有徵爲可信也蓋作書大指如此其中有本舊說者如隱公元年闢胡傳元卽仁也之說本楊時答胡康侯書闢胡傳建子非春之說本熊朋來說是也有據一傳而去取互異者如王正月爲大一

統從公羊傳而闢其王謂文王之說是也有就四傳互質之者如文公逆婦姜于齊四傳異說舍左氏公羊胡傳而從穀梁有專據胡傳而亦不盡從者如定公從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於廟之說而闢其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之說是也俱頗有所見不同勦說至於桓公之卽位公羊以爲如其意也介之誤作胡傳而詆其巧而誣文公之四不視朔左氏公羊以爲疾穀梁以爲厭政胡傳從穀梁介之誤作三傳皆以爲疾而胡氏辨其無疾亦未免

時有舛誤然明之末造經傳俱荒介之尚能援據古義糾胡安國之失亦可謂拔俗千尋矣

左傳杜林合注五十卷

左都御史崔應階進本

明王道焜趙如源同編案朱彝尊經義考載宋林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引鄭珣之言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註行之又載此書五十卷引陸元輔之言曰王道焜杭州人中天啓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源濬之共輯此書云云今書肆所行卷數與彝尊所記合而削去道

焜如源之名又首載凡例題爲堯叟所述而中引永樂春秋大全殆足哈嚙蓋卽以二人編書之凡例改題堯叟也杜預註左氏號爲精密雖隋劉炫已有所規元趙汭明邵寶傳遜陸粲

國朝顧炎武惠棟又遞有所補正而宏綱巨目終越諸家堯叟之書徒以箋釋文句爲事實非其匹第古註簡奧或有所不盡詳堯叟補苴其義使淺顯易明於讀者亦不無所益且不似朱申句解於傳文橫肆刊削故仍錄存之以備一解中附陸德明

音義當亦道焜等所加原本所有今亦並存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

經部二十九

春秋類四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

謹案是書為

聖祖仁皇帝經筵舊稿

世宗憲皇帝復加考論乃編次成帙說春秋者莫夥於兩

宋其為進講而作者宋史藝文志有王葆春秋講

義二卷今已散佚張九成橫浦集有春秋講義一

卷永樂大典有戴溪春秋講義三卷大抵皆演繹經文指陳政理與章句之學迥殊是非惟崇政邇英奏御之體裁如是亦以統馭之柄在慎其賞罰賞罰之要在當其功罪而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者則莫精於春秋聖人筆削之旨實在於是也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春秋國之鑑也董仲舒推演公羊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條作春秋決事十六篇其義蓋有所受矣是編因宋儒進御舊體以闡發微言每

條先列左氏之事迹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穀之義例而不取其穿鑿反覆演繹大旨歸本於王道允足明聖經之書法而探帝學之本原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

聖

聖相承鄭重分明以成此一編豈非以經世之樞要具在斯乎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

康熙三十八年奉

勅撰初胡安國作春秋傳張棡已頗有異議朱子編南軒集存而不刪蓋亦以棡說爲然至元延祐中復科舉法始以安國之傳懸爲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吳澄作俞臯春秋集傳序稱兼列胡氏以從時尚明馮夢龍作春秋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儘有勝胡傳者然業以胡傳爲宗自難並收以亂耳目豈非限於科律明知其悞而從之歟欽惟

聖祖仁皇帝道契天經

心符聖義於尼山筆削

洞鑒精微雖

俯念士子久誦胡傳難以驟更仍綴於三傳之末而

指授儒臣詳爲考證凡其中有乖經義者一一駁正多所

刊除至於先儒舊說世以不合胡傳擯棄弗習者

亦一一採錄表章闡明古學蓋以

聖人之德居

天子之位故能蕩除門戶辨別是非挽數百年積重之勢而反之於正也自時厥後能不爲胡傳所錮者如

徐庭垣之春秋管窺焦袁熹之春秋闕如編響然
並作不可殫數袁鉞之義遂瞭若三光維風維草
之效誠有自來矣臣等繕校之餘爲春秋幸尤爲
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

乾隆二十三年奉

敕撰十二公爲十二卷莊公僖公襄公篇頁稍繁各析
一子卷實十五卷大旨在發明尼山本義而剷除
種種迂曲之說故

賜名曰直解冠以

御製序文揭胡安國傳之傳會臆斷以明誥天下與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論春秋曰平易

正直春秋之義也王充之論春秋曰公羊穀梁之
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
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蘇軾之論春秋
曰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儒者罕能領會
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
用朱子之論春秋亦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

事而善惡自見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
事安有許多義例然則聖經之法戒本共聞共見
聖人之勸懲亦易知易從自啖助趙匡倡廢傳解
經之說使人人各以臆見私相揣度務爲新奇以
相勝而春秋以荒自孫復倡爲有貶無褒之說說
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貶求其所以貶而不得
則鍛鍊周內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
平義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尤
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是編恭承

訓示務斟酌情理之平以求聖經之微意凡諸家所說
穿鑿破碎者悉斥不採而筆削大義愈以炳然學
者恭讀

御纂春秋傳說彙纂以辨訂其是非復恭讀是編以融會
其精要春秋之學已更無餘蘊矣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通行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一名絳字寧人崑山人博極羣
書精於考證

國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爲最李光地嘗爲作小

傳今載榕村集中是書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缺失而賈逵服虔之注樂遜之春秋序義今又不傳於是博稽載籍作為此書至邵寶左鱗等書苟有合者亦皆采輯若室如懸罄取諸國語肉謂之羹取諸爾雅車之有輔取諸呂覽田祿其子取諸楚詞千畝原之在晉州取諸鄭康成祏為廟主取諸說文石四為鼓取諸王肅家語注祝其之為萊蕪取之水經注凡此之類皆有根據其他推求文義研究詰訓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劉炫作杜解規

過其書不傳惟散見孔穎達正義中然孔疏之例務主一家故凡炫所規皆遭排斥一字一句無不劉曲而杜直未協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彌縫其闕失可謂掃除門戶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時惠棟作左傳補註糾正此書尤涼一條大司馬固一條文馬百駟一條使封人慮事一條遇艮之八一條豆區釜鍾一條然其中文馬之說究以炎武為是棟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說但舉漢書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禮為鄰國闕一條用服虔之說而

不著所自案徵引佚書當以所載之書爲據棟引
世本不標史記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標水經注
正體例之疎未可反譏炎武至服虔一條當由偶
忘出典棟注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證以
王肅家語注亦明馮時可之說未標時可之名也
是固不以掠美論矣

春秋釋疏二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釋疏已著錄是編論春
秋書法及儀象典制之類僅十之一而考證地理

者居十之九其論書法謂閔公元年書季子仲孫
高子皆不名乃閔公幼弱聽國人之所爲故從國
人之尊稱然考襄公之立實止四歲昭公之出亦
非一年均未聞以君不與政書事或有變文何獨
閔公見存反從國人立義其論春秋書戎皆指徐
戎斥杜預陳留濟陽東有戎城之非且謂曹衛之
間不應有戎證以費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
土司參錯於郡縣觀追戎濟西則去曹近而去徐
遠至於凡伯聘魯歸周而戎伐之于楚丘則凡伯

不涉徐方徐戎亦斷難越國安得謂曹衛之間戎
不雜居如此之類未免失之臆斷至以鸚鵡爲寒
號蟲反斥埤雅之訛以延廡爲延表其廡亦爲穿
鑿杜註郟亭在邵陵南不云卽在邵陵乃刪除南
字而駁之尤爲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之向謂
當從杜預在龍亢而駁水經注所引鬪駟之說誤
以邑名爲國名足以申杜注之義辨杞之東遷在
春秋以前辨殺州吁于濮非陳地辨洮爲曹地非
魯地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貫字非貫字之誤

辨厲卽賴國非隨縣之厲鄉辨踐土非鄭地辨翟
泉周時不在王城之內辨莒魯之間有二郟辨仲
遂所卒之垂非齊地辨次郟之郟非郟國亦非鄭
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皆足糾杜注之失
據後漢郡國志謂郟在高平據括地志謂胡在郟
城據漢書地理志謂重邱在平原據應劭漢書注
謂陽在都陽皆足以補杜注之闕至於謂子糾爲
齊襄公之子案劉瑾詩集傳通釋解何彼穠矣篇亦以桓公爲襄公子然瑾由誤記與
夫之有所考謂魯襄公時頻月日食由於誤視暈
辨者不同

珥亦足以備一解在近代說經之家尚頗有根柢其書向未刊行故子糾之說近時梁錫璣據為新義翬不書族定姒非諡之說近時葉酉亦據為新義殆皆未見其書也

春秋四傳糾正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俞汝言撰汝言字石吉秀水人前明諸生康熙丙辰汝言撰春秋平義始脫藁乃作此書以綜括其大旨相傳其晚年失明口授而成之者也書中摘列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隨事辨正區為

六類一曰尊聖而忘其僭計八條二曰執理而近於迂計十五條三曰尚異而隣於鑿計二十三條四曰臆測而近於誣計四十三條五曰稱美而失實情計八條六曰摘瑕而傷鏗刻計六條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國鄭元之說明周正改時改月春秋正朔皆從周其中如華督奪孔父之妻齊桓因蔡姬而侵蔡史家簡策相傳必有所據卽就傳文而論亦無以斷其必不然汝言皆以為臆測近誣轉未免自蹈臆測又公羊褒齊

襄之復讐固為謬戾然紀侯譖齊哀公於周至於
見烹則實有其事汝言乃謂語言之故不足為讐
亦不甚可解至春王正月辨中謂左傳王周正月
句王周二字猶漢稱皇漢宋稱皇宋之義則不知
正月正歲並見周禮兼用夏正實亦王制故特言
王周正月明非夏時無庸牽引漢宋橫生曲說又
一行衛朴推驗春秋日食皆合於建寅一條汝言
無以難之遂泛謂不足深據不知日月交食推朔
望不推時令建子建寅食限無殊一語可明亦不

必顛預其說如斯之類雖或間有小疵然六類之
中大抵皆立義正大持論簡明一卷之書篇帙無
幾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藥石亦可謂深得經意
者矣

春秋平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俞汝言撰是書多引舊文自立論者無幾然自
宋孫復以來說春秋者務以攻擊三傳相高求駕
乎先儒之上而穿鑿煩碎之弊日生自元延祐以
後說春秋者務以尊崇胡傳為主求利於科舉之

途而牽就附合之弊亦遂日甚明張岐然嘗作五傳平文以糾其謬而去取尚未能皆允汝言此書亦與岐然同意而簡汰精審多得經意正不以多生新解為長前有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為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此本為汝言手藁其中塗乙補綴朱墨縱橫其用心勤篤至今猶可想見也朱彝尊經義考載繆泳之言稱汝言研精經史尤熟明代典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詩古文曰漸川集今皆未見蓋亦好學深思之

士所由與枵腹高談者異歟

讀左日鈔十二卷補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錄是書采諸家之說以補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之闕訛於趙汧陸粲傳遜邵寶王樵五家之書所取為多大抵集舊解者十之七出已意者十之三故以鈔名所補二卷多用顧炎武說炎武杜解補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採未及什一其凡例稱庚申之秋炎武自華陰寄左傳注數十則蓋是時杜解補正尚未

成也鶴齡斥林堯叟音義之陋所取僅三四條持論極允至孔穎達正義家弦戶誦久列學官斷無讀注而不見疏者乃連篇採掇殊屬贅疣至襄公九年傳閏月當作門五日本爲杜注乃引以補杜尤爲牀上牀矣他如定公八年傳謂公山不狃之意在於張公室陽虎之意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爲利而已定公十二年傳則云公山不狃叔孫轍之徒據費以畔說者謂叛季非叛魯其說非也彼稔見三家不臣之迹尤而效之藉口於

張公室耳云云是一事而臧否頓殊又如莊公二十二年傳引史記正義以未羊異女爲姜姓之訓於昭公九年傳又續引汪琬說駁張守節失左氏之指是一義而去取迥異皆未免於小疵然其中如引鬪辛以駁伍員之復讐天經地義爲千古儒者所未發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傳證公壻池非晉侯之壻引檀弓越人弔衛將軍文子事證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引漢書王嘉傳證屈蕩尸之當作尸之之類亦具有考證雖瑕瑜並陳不及

顧炎武惠棟諸家之密而薈粹衆長斷以新義於讀左傳者要亦不爲無補焉

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馬驥撰驥字驄御又字宛斯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官淮安府推官終於靈璧縣知縣是書取左傳事類分爲百有八篇篇加論斷首載晉杜預唐孔穎達序論及自作左丘明小傳一卷辨例一卷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名字譜一卷左傳字奇一卷合事緯爲二十卷內地輿有說無圖蓋未成

也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學載所著諸書與此本並同惟無字奇及事緯豈士禎偶未見歟三傳之中左氏親觀國史事迹爲真而褒貶則多參俗議公羊穀梁二家得自傳聞記載頗謬而義例則多有師承朱子語錄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謬蓋篤論也驥作是書必謂左氏義例在公穀之上是亦偏好之言然驥於左氏實能融會貫通故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可以知專門之學

與涉獵者相去遠矣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自昔說春秋者但明義例至宋張大亨始分五禮而元吳澄因之然粗具梗槩而已奇齡是書分改元卽位生子立君朝聘盟會侵伐遷滅昏覲享唁喪期祭祀蒐狩興作甲兵田賦豐凶災祥出國入國盜殺刑戮凡二十二門又總該以四例曰禮例曰事例曰文例曰義例然門例雖分而卷之先後以經爲次無

割裂分隸之嫌較他家體例爲善其說以左傳爲主間及他家而最攻擊者莫若胡安國傳其論安國開卷說春王正月已辭窮理屈可謂確論然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之文本以周禮正歲正日兼用夏正夏正亦屬王制故變文稱王周正月以爲建子之明文而奇齡乃讀春王爲一句周正月爲一句謂王字乃木王於春之王而非天王之王其爲乖謬殆更甚於安國又如鄭康成中庸注策簡也蔡邕獨斷亦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

之春秋正義曰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也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也又曰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据此則經傳簡策並無定名故崔杼之事稱南史氏執簡而華督之事稱名在諸侯之策其文互見奇齡乃以簡書策書為經傳之分亦為武斷然其書一反胡傳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義例皆有徵據而典禮尤所該洽自吳澄纂言以後說春秋者罕有倫比非其說詩說書好逞臆見者比至於喧呼叫喚則其結習所

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議不論可矣

春秋簡書刊誤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刊正三傳經文之誤其以簡書為名者蓋仍執其傳據策書經據簡書之說也大旨以左傳為主而附載公穀之異文辨證其謬因胡安國傳多從穀梁併安國亦排斥之其舍左氏而從公羊者惟襄公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一條耳考左傳雖晚出而其文實竹帛相傳公穀雖先立於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或記憶之失真或

方音之遞轉勢所必然不足爲怪奇齡所考正者如會袤不當有齊侯單伯送王姬不應作逆齊人來歸衛俘據書序知俘卽是寶非經傳有異公伐齊納子糾不應無子字齊人殲于遂不應作濊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同例會洮不應有鄭世子華藥書救鄭不應作侵鄭召公來錫公命不應作賜命襄公五年救鄭不應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會虢之衛齊惡不應作石惡齊藥施不應作藥施叔孫婁不應名舍公會

齊侯盟于黃不應作晉侯衛趙陽不應作晉趙陽皆極精核至於經書冬宋人取長葛傳乃作秋但知經傳不符而不知宋以先王之後用商正取以建酉之月則此冬而彼猶秋實與晉用夏正經傳皆差兩月一例又衛師入邾公羊邾作盛遂詆其宋將作送衛將作慧不知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卽邾國之女考古圖許或作鄒魯或作鹵俱勒諸鐘鼎斷非訛寫古字異文如斯者衆未可盡以今文繩之又謂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昔字訓夜

雖見列子然不應一作昔又一作夜不知列子稱
夜則昏憊而熟寐者昔昔夢爲國君又稱夜亦昏
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正昔夜二字並用又謂臯
陶可作咎由由於音同西乞術不可作西乞遂由
於音異是以後世之平仄律古人之傳音不知檀
弓以木爲彌牟戰國策以包胥爲勃蘇者不一而
足也如斯之類特以偏主一家曲加排斥均爲未
得其平甚至於作於饗作享經傳處處通用於公
穀亦縷摘之益瑣屑矣然其可取者多瑕究不掩

其瑜也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作春秋傳分義例爲二十二門
而其書則仍從經史十二公之序此乃分門隸事
如沈斐趙汭之體條理頗爲明晰考據亦多精核
蓋奇齡長於辨禮春秋據禮立制而是書據禮以
斷春秋宜其秩然有紀也至周禮一書與左傳多
不相合蓋周禮爲王制而左傳則皆諸侯之事周
禮爲初制而左傳則皆數百年變革之餘強相牽

附徒滋糾結奇齡獨就經說經不相繳繞尤爲特
識矣是書爲奇齡門人所編云本十卷朱彝尊經
義考惟載六卷且云未見此本於二十二門之中
僅得七門而侵伐一門尙未及半蓋編次未竟之
本雖非完書核其體要轉勝所作春秋傳也

春秋地名考畧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居於平湖以諸
生薦直

內廷授中書舍人改翰林院侍講官至內閣學士是

編乃康熙乙丑士奇奉

勅撰春秋講義因考訂地理併成是書奏

進據閩若璩潛邱劄記稱秀水徐勝敬可爲人作左傳
地名訖問余成公二年鞏之戰云云則實士奇備
勝代作也其書以春秋經傳地名分國編次皆先
列國都次及諸邑每地名之下皆先列經文傳文
及杜預注而復博引諸書考究其異同砭正其疎
舛頗爲精核惟時有貪多炫博轉致瑣屑者如魯
莊公作臺臨黨氏遂立黨氏臺一條殊於地理無

關又如晉以先茅之縣賞胥臣遂立先茅之縣一條既不能指爲何地但稱猶云蘇忿生之田則亦安貴於考耶是則過求詳備之失也

春秋管窺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庭垣撰據浙江遺書總錄庭垣秀水人官新昌縣縣丞然不言書成於何時前有庭垣自序亦無年月案庭垣爲朱彝尊同縣人而彝尊經義考不載是書則在彝尊以後矣自宋以來說春秋者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遂以貶黜天王改易正朔

舉天下干名犯義之事皆誣稱爲孔子之特筆而不知已亂名教之大防庭垣自序駁諸儒之失有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故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爲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爲而謂聖人肯爲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聖人者

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干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圖幸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之號黜當代公卿其將何詞以遏之云云其持論最爲正大又自述注釋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碍則據經文先後以駁正之云云其立義亦爲明坦其中如桓不書王之類間亦偶沿舊

說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經意與焦袁熹之闕如編其說皆在啖趙諸儒之上正未可貴遠而賤近也舊帙蠹蝕字句間有殘闕無別本可以校補然大旨宏綱炳然無損正不以一二斷簡廢之矣

三傳折諸四十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尙瑗撰尙瑗字宏蘧一字損持吳江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興國縣知縣尙瑗初從朱鶴齡遊講春秋之學鶴齡作讀左日抄尙瑗亦作讀三傳隨筆積累既久卷帙遂夥乃排纂

而成是書曰折諸者取揚雄羣言淆亂折諸聖人語也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傳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嶽考地名同考名諡同考名姓世表諸篇皆引据典核可資考證惟其書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每据撫漢魏以下史事與傳文相證往往支離曼衍如因衛懿公好鶴遂涉及唐元宗舞馬之類不一而足與經義或渺不相關殊爲蕪雜然取材既廣儲蓄遂宏先儒訓詁之遺經師授受之奧微言大義亦多錯見於其中

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固未可以其糠粃而盡棄其精英且春秋一經說者至夥自孫復劉敞之徒倡言廢傳後人沿其流派遂不究事實而臆斷是非胡安國傳自延祐以來懸爲功令而僖公十七年之滅項乃誤歸獄於季孫由於議論多而考證少也尙瑗是書雖未能刊削浮文頗乖體要而蒐羅薈粹猶爲撫實之言過而存之視虛談褒貶者固勝之遠矣

春秋闕如編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字廣期金山人康熙丙子舉人
是編爲袁熹未成之書僅及成公八年而止每卷
有袁熹名印蓋猶其稿本前有其孫鍾璜跋亦當
時手迹也自穀梁發常事不書之例孫復衍有貶
無褒之文後代承流轉相摹仿務以刻酷爲經義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天王下至列國無一人
得免於彈刺遂使游夏贊之而不能者申韓爲之
而有餘流弊所極乃有貶及天道者

意如卒所以
見天道之左

春秋於是乎亂矣袁熹是書獨酌情

呂柟春秋說
志謂書季孫

理之平立褒貶之準謹持大義而刊削繁苛如隱
公盟蔑諸家皆曰惡私盟袁熹則謂繼好息民猶
愈於相虞相詐至七年伐邾事由後起不容逆料
而加貶詞又謂會潛之戎本雜處中國修好息民
亦衰世之常事褒貶俱無可加謂無駭之書名若
後世帝室之胄不繫以姓非貶而去之謂書齊侯
弟年見齊之重我使其親貴非譏過寵其弟謂書
螟爲蟲傷苗稼卽當留意補助不以此一事便爲
惡如此之類數十條皆一洗曲說至於武氏子求

賻乃魯不共命天王詰責豈敢反譏天王家父求車乃天子責貢賦有關經婉其文曰求車不應舍其下責其上尤大義凜然非陋儒所及末附讀春秋數條論卽位或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史所本無有傳寫脫佚非聖人增減於其間亦足破穿鑿之說近代說春秋者當以此書爲最雖編輯未終而義例已備於經學深爲有裨非其經說諸書出於門人雜錄者比也

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自超撰自超字彝歎高淳人康熙癸未進士未仕而卒江南通志列之儒林傳中是書大意本朱子据事直書之旨不爲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不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論二十條頗得此事屬詞之旨其中如單伯逆王姬則從王氏之說以爲魯之大夫於秦獲晉侯辨所以不書名之故於宋師敗績辨所以不書公之故於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傅義不係乎名之說於盟宋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弒立

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齊殺高厚謂非說晉而於衛人立晉一條尤得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為名而參求經傳務求心得實非南宋以來穿鑿附會之說後方苞作春秋通論多取材此書近時解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闕如編外此亦其亞矣

春秋通論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編本孟子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貫穿全經按所屬之辭合其所比之事辨其孰為舊文孰為筆削分類

排比為篇四十每篇之內又各以類從凡分章九十有九考筆削之迹自古無徵公羊傳曰不修春秋曰實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原本改本並存者此一條耳左傳甯殖曰載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經文則曰衛侯衎出奔齊其為聖人所改與否已不可定至左傳稱仲尼謂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則但有改本不知原本為何語矣故黃澤曰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

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正自顯然
易見是自昔通儒已以不見魯史無從辨別為憾
苞乃於二千餘載之後據文臆斷知其孰為原書
孰為聖筆如親見尼山之操觚此其說未足為信
惟其掃公穀穿鑿之談滌孫胡鏗薄之見息心靜
氣以經求經多有協於情理之平則實非俗儒所
可及譬諸前修其吳澄之流亞歟

春秋世族譜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陳厚耀撰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丙戌進士

官蘇州府教授以通算入直

內廷改授檢討終右諭德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迄諸
侯大夫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見於經傳者
不可殫數漢宋衷有世本四卷唐代尚傳今惟孔
氏正義中偶載其文而書則久佚隋書經籍志有
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不知何人所撰今
亦無存杜預作春秋釋例中有世族譜一篇具載
其世系昭穆之詳而自宋以來湮沒不見今恭遇
聖朝表章遺籍釋例一書得於永樂大典中衷輯叢殘

復爲完帙獨世族譜僅存數條仍不免於闕畧厚
耀當時旣未覩釋例原本因據孔氏正義旁參他
書作此以補之其體皆仿旁行斜上之例首周世
次圖而以周之卿大夫附後次魯次晉次衛次鄭
次齊次宋次楚次秦次陳次蔡次曹次莒次杞次
滕次許次邾次吳次越次小國諸侯皆先敘其君
之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見經傳而無世次可
稽如周之凡伯南季魯之衆仲秦子之類則別曰
雜姓氏各號另爲一篇附卿大夫世系之後搜採

頗爲該洽近時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有世系表
二卷其義例與此相近而考證互有異同如周卿
大夫之周公忌父召莊公諸人此書徵引不及顧
本之備又脫漏王叔氏世系不載亦爲遜於顧本
然顧氏於有世系者敘次較詳其無可考者概闕
而不錄此書則於經傳所載之人祇稱官爵及字
者悉臚採無遺實爲顧本所未及讀春秋者以此
二書互相考證則春秋氏族之學幾乎備矣

春秋長歷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陳厚耀撰是書補杜預長歷而作原本不分卷
帙今約略篇頁釐爲十卷其凡有四一曰歷證備
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及左傳
注疏春秋屬詞天元歷理及朱載堉法新書諸
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詞載杜預論日月
差訛一條爲注疏所無又引大衍歷數春秋歷考
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歷以
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歷正月朔
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

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歷元三曰歷編
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
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攷辨
之四曰歷存以古歷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
氏長歷則爲辛巳朔乃古歷所推之上年十二月
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
厚耀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
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
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已

已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
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
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為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
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歷相
符故不復續載焉杜預書惟以干支遞推而以閏
月小建為之遷就厚耀明於歷法故所推較預為
密蓋非惟補其闕佚並能正其譌舛於考證之學
極為有裨治春秋者固不可少此編矣

半農春秋說十五卷

內府藏本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農易說已著錄士奇父周
惕長於說經力追漢儒之學士奇承其家傳考證
益密於三禮核辨尤精是書以禮為綱而緯以春
秋之事比類相從約取三傳附於下亦間以史記
諸書佐之大概事實多據左氏而論斷多採公穀
每條之下多附辨諸儒之說每類之後又各以已
意為總論大致出於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沈
棻春秋比事而不立門目不設凡例其引據證佐
則尤較二家為典核雖其中災異之類反復辨詰

務申董仲舒春秋陰陽劉向劉歆洪範五行之說
未免過信漢儒物而不化然全書言必據典論必
持平所謂原原本本之學非孫復等之枵腹而談
亦非葉夢得等之恃博而辨也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有尚書質疑已著錄是書以春
秋列國諸事比而為表曰時令曰朔閏曰長厯拾
遺曰疆域曰爵姓存滅曰列國地理犬牙相錯曰
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

賞曰田賦曰吉禮曰凶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
曰王迹拾遺曰魯政下逮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
宋執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
曰天文曰五刑曰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
賊曰兵謀曰引據曰杜註正訛曰人物曰列女其
險要表後附以地形口號五禮表後附以五禮源
流口號輿圖則用朱字墨字以分別古今地名附
錄則皆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為辨論以訂
舊說之訛凡百三十一篇考宋程公說作春秋分

紀以傳文類聚區分極為精密刊板久佚鈔本流傳亦罕棟高蓋未見其書故體例之間往往互相出入又表之為體昉於周譜旁行斜上經緯成文使參錯者歸於條貫若其首尾一事可以循次而書者原可無庸立表棟高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至參以七言歌括於著書之體亦乖然條理詳明考證典核較公說書實為過之其辨論諸篇皆引據博洽議論精確多發前人所未發亦非公說所可及其朔閏一表用杜預隱公元年正月起辛巳

朔之說與陳厚耀所推長歷退一閏者不合蓋厚耀之書棟高亦未之見故稍有異同云

春秋識小錄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擇言已著錄是書凡春秋職官考畧三卷春秋地名辨義三卷左傳人名辨義三卷其考職官首為數國共有之官次為一國自有之官皆分列排纂凡與周禮異同者一一根據注疏為之辨證頗為精核末為晉軍政始末表序晉軍八變之制而詳列其將佐之名又以御

戎戎右附表於後亦皆整密惟置諸國而獨詳晉則未知其例云何也其考地名首爲地同而名異次爲地異而名同末爲晉書地理志證今以杜預注左傳皆用晉代地名故也其辨人名自一人二名以逮一人八名者皆彙列而分注之大致與春秋名號歸一圖互相出入而較爲簡明雖似與經義無關然讀經讀傳者往往因官名地名人名之舛異於當日之事迹不能融會貫通因於聖人之褒貶不能推求詳盡如胡安國之誤執季孫橫生

異論毛奇齡之附會尹氏牽合正經者蓋有之矣則廷祚是書固讀春秋者所當知也

左傳補注六卷

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述已著錄是書皆援引舊訓以補杜預左傳集解之遺本所作九經古義之一目作四卷此本實六卷則後又有所增益也其中最典確者如隱五年則公不射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及國語倚相之

言證旁引射蛟之誤

案此朱子之說非杜注也蓋因補杜而類及之莊公

十四年繩息媯引呂覽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及表記鄭注譽繩也證杜注訓譽之由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引周書糴匡篇年儉穀不足君親巡方卿告糴證爲古禮僖五年虞不臘矣引太平御覽舊注及風俗通月令章句證臘不始秦十年七輿大夫引王肅詩傳證七當作五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引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證固爲人名二十七年夏書曰引墨子

明鬼篇證尚書但有夏書商書周書本無虞書文十八年在九刑不忘引周書嘗麥解證爲刑書九篇宣二年以視于朝引毛詩鹿鳴箋儀禮士昏禮注證視爲正字郭忠恕作示爲誤三年不逢不若引郭璞爾雅注作禁禦不若證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訛寫六年以盈其貫引韓非子以我滿貫證貫字成十六年徹七札焉引呂覽愛士篇證鄭康成一甲七札之說襄二十三年娶于鑄引樂記鄭注證鑄卽祝國又踞轉而鼓琴引許懷淮南

子注證轉卽軫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引周書常訓解證不出古文蔡仲之命二十七年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引墨子辭過篇證無妻曰寡昭元年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引禮記正義證杜注五獻之誤十五年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引墨子公孟非儒二篇證妻喪三年爲春秋末造之禮十六年鑿而乘于他車引說文證鑿誤作鑿二十五
年襪而登席引少儀證燕必解襪皆根據昭然不同臆揣至文二年廢六關引公羊傳注證廢訓置

則是又引韋昭國語注證置訓廢則非蓋置有二義一爲建置之置公羊注所言是也一爲棄置之置國語注所言是也此猶亂可訓治而亂離瘼矣不可訓治臭可訓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訓香古之設關在譏而不在征臧文仲廢六關以博寬大之譽而使姦宄莫詰陰以厲民故誅其心而謂之不仁棟但執反覆旁通之義殊爲偏駁又文十四年其處者爲留氏孔穎達疏明言漢儒加此一句則爲劉氏無疑而必謂原作留字漢儒改爲卯金刀

宣二年文馬百駟當以邱光庭兼明書所辨為是而必引說文畫馬之訓成十七年澤門之皙謂古臯澤字通又謂諸侯有臯門其說固是然邑中澤門各指所居臯門非所居之地也二十一年公姑姊既謂注疏皆非斷為同宗之女然於姑可解於姊終無解也二十五年執簡而往引服虔說一簡八字證太史書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牽合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即指為孟子之亥唐尤為附會昭七年余敢忘高圍亞圍引竹書紀年補杜預之闕

不知汲郡古文預所目覩預既不引知原書必無

此文未可以後來偽本證其疏漏

案書中屢引竹書紀年蓋未及

詳考今本之偽至于二十五年鄭翩願為鶴引陸佃埤雅

之雜說

案鶴井出酉陽雜俎非始於佃

哀六年無疾而死引汲冢

瑣語之野談十二年效齊言謂春秋時已重吳音不始於晉更非注經之體矣他如公即位之位必欲從古經作立屢豐年之屢必欲從說文作叟亦皆徒駭耳目不可施行蓋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

春秋左氏傳小疏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有尚書小疏已著錄是編以趙汭顧炎武所補左傳杜註為未盡更為訂正其中得失互見如文公二十六年傳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彤謂八邑六邑其數少乃司勳所云賞地非采邑之加田疏亦誤今考司勳曰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征註曰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之田所以厚恩也據此則是特以賞田有所未盡更加以賞未

有賞田反少加田反多者今彤謂八邑六邑為數少當是賞地則加田為數當多矣與周禮殊為未合蓋彤著周官祿田考誤以大司農注小都大都旁加之數即為司勳之加田故今以子展子產皆國卿若受加田則約得小都旁加四里傳云八邑者據注不過三十二井云六邑者不過二十四井故疑其數少非加田其實皆不然也又如文公元年傳歸餘于終彤謂積氣朔餘日以置閏在四季月故曰歸餘于終經傳所書閏月皆不得其正惟

昭公二十年閏八月於夏時適爲閏六月偶合耳
今考昭公二十年書春王正月傳曰二十年春二
月己丑日南至杜註謂當言正月己丑日南至時
史失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
於二月疏謂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
卽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
時史於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傳於八
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也注不言在八
月後者以正月之前當置閏二月之後卽不可也

據此則是年八月置閏正史官之失形反以爲偶
合亦非也至如襄公二十八年傳令倍其賦孔疏
謂賞地之稅三分王食其一二入於王臣此采邑
貢王之數然則諸侯之臣受采地者亦當三分之
一歸於公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今考
采邑貢王大司徒注曰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
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
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
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其賞地貢王則孔疏所引司

勲注三分計稅王食其一是一也然則采地賞地貢數顯異今孔疏於侯國采地之賦不計四分之一而計三分之一是誤以賞地為采地矣彤辨正其非足闕相沿之謬又如文公二十五年傳賦車兵徒兵杜注云車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謂人也顧炎武謂執兵者之稱兵自秦始三代以上無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彤引隱公五年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公元年傳敗其徒兵于洧上云徒兵則

不得謂非士卒矣亦可以補正顧氏之失雖未完之書錄而存之於讀左傳者亦有所裨也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編所列春秋山川國邑地名悉從經傳之次凡杜預以下舊說已得者仍之其未得者始加辨證皆確指今為何地俾學者按現在之輿圖即可以驗當時列國之疆域及會盟侵伐之迹悉得其方向道里意主簡明不事旁摭遠引故名曰考實於名同地異

注家牽合混淆者辨證尤詳如謂隱公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其地在今廢魚臺縣去曲阜二百里許而九年經書城郎及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者別為魯近郊地名則公羊傳所謂吾近邑左傳記公子偃自雩門出先犯宋師與哀十一年師及齊師戰于郊檀弓作戰于郎者皆無疑矣僖公三十年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杜預以焦瑕為晉河外列城二邑與傳所云晉惠公賂秦以河外列城之五東

盡號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者不合永則謂之武所言乃於河外列城舉焦於內及解梁城者舉瑕以該所許之邑引水經注云涑水西逕郟城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解梁即斯城也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云云且考定郟城在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瑕城在解西南五里二地相距三十里許杜預於成公六年絳大夫言郟瑕氏之地沃饒近鹽合郟瑕為一於僖公十五年瑕呂飴甥以瑕呂為姓皆失之其訂訛補闕多有可取雖

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傳地名考之富而精核則勝之多矣

三正考二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吳鼎撰鼎有易象約言已著錄春秋以周正紀時原無疑義唐劉知幾始有春秋用夏正之說至宋儒泥行夏之時一言遂是非蠡起元李濂著夏周正辨疑明張以寧著春王正月考而經義始明鼎復取兩家之說節其繁冗益以近儒所論補所未備駁胡氏蔡氏改月不改時及諸儒時月俱不

改之說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證極有根據其中三正通於民俗一條所引陳廷敬蔡德晉諸說於三代諸書所紀年月差互之處一一剖其所以然更足破疑似之見雖篇帙無多而引證詳明判數百年紛紜轆轤之論於經學亦為有功矣

春秋究遺十六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葉酉撰酉有詩經拾遺已著錄是編多宗其師方苞春秋通論而亦稍有從違其曰究遺者蓋用韓愈贈盧仝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

始語也於胡傳苛刻之說及公穀附會之例芟除殆盡於左氏亦多所糾正乃往往併其事迹疑之如開卷之仲子謂惠公違禮再娶以嫡禮聘之可也西必據此謂諸侯可再娶則衛莊公於莊姜見在復娶於陳陳之厲嬀有娣戴嬀其正名爲嫡可知亦將據以爲諸侯之禮可並建兩嫡乎郎之戰距桓公之立已十年西乃謂三國來討弑隱公之罪左傳周班後鄭之說爲誣節季姬之事左氏之爲歸寧見止於事理稍近公羊以爲使自擇配已

屬難據西乃斷爲季姬已許節子而僖公悔婚故季姬義不改適私會節子天王狩于河陽左氏所傳必有所受此正筆削之微旨而西以爲周王欲省諸侯殷見之費自往就之所傳仲尼之言不可信皆未免鑿空文公十二年之子叔姬與十四年之子叔姬西以爲孿生之女已屬臆度又以齊人所執之子叔姬爲舍之妻傳誤以爲舍之母又以宣公五年齊高固所娶之子叔姬卽以妻舍之子叔姬並非兩人輾轉牽合總以叔之一字不容有

兩生義不知女笄而字不過伯仲叔季四文益以庶長之孟亦不過五設生六女何以字之是知未笄以前用名爲別旣笄而字字不妨複因此而駁傳文未免橫生枝節莒人滅郕傳言恃賂西以爲襄公五年郕已不屬魯傳爲失實而下文季孫宿如晉又用傳晉以郕故來討曰何故亡郕之語使郕不屬魯其亡與魯何關亦爲矛盾他如王不稱天桓無王之說因仍舊文不能改正而以趙岐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語證左傳哀公八年宋人滅

曹之誤更爲倒置然大致準情度理得經意者爲多其凡例中所謂變例特文隱文缺文之說亦較諸家之例爲有條理統核全書瑕固不掩其瑜也

春秋隨筆二卷

洗馬劉權之家藏本

國朝顧奎光撰奎光字星五無錫人乾隆乙丑進士官瀘溪縣知縣是編不載經文但偶有所得則錄之故名隨筆其中如桓公會稷以成宋亂成自訓平其下取鼎納廟之事所謂美始而惡終也而奎光取劉敞之說以爲成就其亂春秋諱國惡二百

四十二年無此徑遂之筆也公子翬之寵自以翼戴之故華氏之立自以賂故兩不相謀而奎光謂立華氏爲翬之私華氏立而翬遂命爲公子夫國君樹其私人豈必援鄰國之例不立華氏翬將終身不命乎鄭滅虢晉滅魏霍其事舊矣而奎光謂滅國自齊桓始何不考也紀叔姬歸于鄆自重叔姬之節而奎光謂以鄆存紀是牽陳滅書陳災之傳莊公之娶哀姜奎光謂因其色美已爲臆度之詞而又謂莊公未聞好色彼築臺以臨黨氏割

臂以盟孟任非好色之明證與公子友敗莒于鄆奎光以爲與翬帥師慶父帥師其專相等此無論莒人責賂而來居於必應之勢非出軍疆外者比且核以傳文絕無專行之証何所據而斷非君命也子卒不書弑自與隱公不書弑一例而奎光以爲史臣之曲筆豈春秋亦曲筆乎敬嬴雨不克葬自是適值其時公羊以爲咎徵已出附會而奎光乃借以明天道豈弑逆者葬必遇雨耶且春秋以褒貶爲賞罰不以果報爲勸戒此非經義也如斯

之類瑕類蓋所不免然如謂春秋例從義起非義從例生謂春秋有達例有特筆然亦須理會大處不可苛細繳繞謂春秋時天子僅守府方伯亦失職說者乃於小國見伐責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謂春秋將以治世之無王者而胡氏於宰咺歸賵則曰貶而書名於榮叔歸含及賵則曰王不稱天如此則無王自春秋始矣謂說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為賢者諱又曰責賢者備既曰隱公為攝又曰桓公為篡何者為是皆深中春秋家苛刻迂謬

之弊故其所論多能得筆削之旨奎光嘗撰然疑錄所載說春秋諸條與此相同其為先有此本又編於然疑錄中或先載錄中又摘出別為此本均不可考然疑錄頗為瑣雜論其菁華則已盡此兩卷中矣

附錄

春秋繁露十七卷 永樂大典本

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

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繁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缺三篇明人重刻又缺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

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訛脫不可勝舉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煥然頓還舊笈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竟終沈於蠹簡中矣豈非萬世一遇哉

案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經義者多實尚書大傳詩外傳之類向來列之經解中非其實也今亦置之於附錄

右春秋類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一卷附錄一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春秋三傳互有短長世以范甯所論爲允甯實未究其所以然也左氏說經所謂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經意然其失也不過膚淺而已公羊穀梁二家鈎棘月日以爲例辨別

名字以爲褒貶乃或至穿鑿而難通三家皆源出聖門何其所見之異哉左氏親見國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據事而言卽其識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則前後經師遞相附益推尋於字句之間故憑心而斷各徇其意見之所偏也然則徵實迹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矣後來諸家之是非均持此斷之可也至於左氏文章號爲富豔殘膏賸馥沾丐無窮章冲聯合其始終徐晉

卿排比其對偶後人接踵編纂日多而概乎
無預於經義則又非所貴焉

